

《繁花》里边讲究个“不响”，我这会想花多些笔墨说说“响”。

前一阵，这部出自海上的电视剧一热，“不响”二字便响得交关。身边有细心的人从《繁花》原著里数出上千处“不响”，体味彼时的社会心态以及蕴含其中的情感思想。艺术的传播与生活的存在发生了某种联通。

我也从那个年代走过。“不响”在我经历过的情形里，或是一位从田畝里走来的弄潮儿，有了点名堂后对着相机镜头的腼腆；或是城郊一个个体商户，对着“大哥大”做买卖的话音爽朗；或是身处城市象牙塔里的技术员，终于被默许可以带着技术下乡，不声不响帮助乡镇企业搞成革新的兴奋不已……他们面对采访，往往选择“不响”。问多了，就挤出一句“感谢改革开放”，也有上点年纪的会用“感谢党和政府”表达喜悦。其声其情，记在蓝色封皮的采访本上，夜里方格纸上写稿，想到一些细节，忍不住笑里含泪——

说「响」

他们有相同的特征：“闷头做大事”，背后却是万苦千辛。他们习惯于“不响”。而时势的召唤需要他们发出响动。“响”过之后，他们还是闷头做事。

在“不响”与“响”的交替、共存之中，各种变化悄悄地发生。回头望相伴多年的人和事，那些比较自然、真切的“不响”与“响”，都让我满怀敬重。

时间来到今天，我们好像已不太可能习惯于“不响”。如说“不响”表示留有余地，是无声胜有声，那么它所包含的东西无比丰富。“不响”里面，一定也藏着“响”的道理。

“不响”与“响”皆为表达，其实质是做事的底子和调子。遇事“不响”或“响”，都会泄露主观意志和价值取向，也往往成为风尚的信号。处于更加开放、人际关联度很高的社会，“响”与人们的利害关系就越发密切了。“响”得怎样，借用音乐和歌唱术语说，取决于各种要素集成、协同而成的基本音准、音质和音效。比如有的人

新年悄悄而去，我所住小区旁那家店面卷帘门又打开了。它租村民的披屋，仅一间门面，起名“天天见面”，颇具意蕴。一年多前我偶然路过，见食客众多，连屋外两张小方桌上同样坐满，好几个人就端着碗站在门外，吃得哗哗作响。店主夫妇热情、爽利，忙而不乱。我点了一碗红汤拌面，看着车流穿梭，嚼得满嘴生香。不知何时，那店招开始掉字，“见”字没了，“天天面”也蛮有意思。后许是让店主拆了，卷帘门上光板一块，仍挡不住络绎不绝吃面人。好在龙年新春之际，醒目的“天天见面”店招又挂上了。

一直有“南人饭米，北人饭面”的说法，其实南方人好面者很多，我也可算其中之一。且不说本市知名度的店面要打个卡，周边的小面店也去探个味。去外地，当然不放过吃面好时机：热干

面自然要在武汉户步巷的“蔡林记”吃，味儿更浓；到延吉，先留着肚子吃一碗吉林冷面后再作打算；在上海，来份阳春面，配上浇头，就如今年央视春晚《别开生面》节目中，《繁花》主演们唱的“阳春面，菜泡饭，再加一点……”年初在苏州，住店不远就是东吴面馆。早有耳闻的三虾面，堪为面食贵族，被网友戏称“面中爱马仕”，虽98元一份，总得尝尝。坐定不久，一长方盘子端上来，其中一盘是洁白、饱满、量足的河虾仁，上面散布着虾脑、虾籽，正所谓“三虾”也，一碗拌面，一碗浇头，另有三小碟佐面的咸菜肉丝、油焖香菇、红烧笋干。“三虾”拌入筋道的面中，送进嘴里，

音效怎么来？

前些日，拜见一位长者。他与我谈的事就与“响”有关。年前他代为参加家长会，听喇叭里声嘶力竭，身旁家长们都在使劲笔记。个把小时听下来，老人觉得那苦口婆心里装满紧张、焦虑甚至功利。他担心这种急着弄出名堂的“响”，传递于学校教育管理者与老师、学生、家长，也会传染焦躁情绪，于是，学生难得应有的获得与快乐，长辈无意中丢失养育孩子的快慰轻松……这种情形若反反复复，还可能间递递增年轻一代的婚姻倦怠、生育倦怠。他为此忧虑“响”过头了，少了理性平和。

还有各种“响”，正在有意无意地输出只顾眼前的功利、遇事怕慢的焦虑、无所顾忌的较劲、难以适从的割裂。读到漫画家小林的一个作品，旁白是：“单位里的我，就像冰箱里的灯，只要没人

看，我就没在工作。”话里的意思够可以琢磨的。其实，这盏灯不忘自个角色，不亦够？

在很多人希望受到快速关注、寻求更广连接的境况里，“响”得有道理，“响”得讲分寸，“响”得合乎常识常理，需要我们腾出精力回望、思考乃至反思。作为表达行为的“响”，不论采用什么方式，不论发声的是组织还是个体，人都是主体和主导。那么，是否少一些胡乱“响”——免于把过多力气花在编段子、凑故事、练嗓门、比声势上；能否少一些奇思怪“响”——免于单纯为获取好感，硬是在简洁轻松的音效上，加入风声雨声马蹄声……与此相对的，便是一些真情温暖的“响”，再多一些真才实学的“响”，更多一些实事求是的“响”。

怎么“响”，是个问题——“响”，是要先把事做得得当当。

记得在巴巴多斯西印度大学任教时，当地有一种“鱼蛋糕”。初一听，吓一跳，鱼肉哪能做蛋糕？等见着，哑然失笑，就是鱼丸炸鱼。鱼肉腌制剁茸，和以淀粉以及西芹、葱、姜等辅料，捏团后下锅炸至金黄色。它和中餐颇为接近，当时经常吃，聊解思乡之苦。听说更讲究的，还要蘸酱汁。

今天看见朋友发一张新年聚餐点的顺德鲮鱼球照片，鱼球几乎和巴巴多斯“鱼蛋糕”一模一样，而且还要蘸蚬蚶汁。遂好奇心起，去找这两种食品的源头。据说，炸鱼球在世界很多国家饮食中都存在，较早存在于14世纪日本。它在欧美颇为流行，尤其在美国波士顿等东海岸城市是常吃的美食。而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记载，顺德鲮鱼球是在明代末年人民逃离战乱南下时带至广东。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明代苏浙一带和日本接触频繁，学会了制作鱼球的技术，后在明末带至广东，而清代广州一口通商，欧美人随后将它带去西洋？吃油炸食品蘸酱，乃西方传统。清代广州中外交流日益频繁，粤菜遂学会鱼球配酱？当然这个酱已经不是西方的蛋黄酱、番茄酱，而是本土化的酸爽蚬蚶汁。

这个只是玩笑而已。但无论如何，下一次请外国人粤菜，不妨点一道顺德鲮鱼球。我们可以大声地说：“这是中国的鱼蛋糕。”想起在巴巴多斯过新年时，一位学生带一大袋至家探访，说这是她母亲特意送的礼物。那些亲爱的学生们，你们都还好吗？什么时候也请你们品尝广东鱼球？

面里的烟火气

江天舒

聊天，他告诉我：三虾面最好是江南端午前后，此时虾籽饱满，虾脑肥硕，才是当季佳肴。

我知道苏州人对面食讲究，赶早一碗头汤面，为的是清澈纯正。儿时我就生活在苏州郊县，若到市里总要去吃面，“头汤”是赶不及了，但“浇头”可以选样，焖蹄、爆鳝、五香排骨轮着吃。而在小镇上的饭店，则可经常去吃“头汤”阳春面，隔段时间也来份“浇头”开开荤。面吃多了，爸爸便跟厨师傅熟了，每次“浇头”不是直接放在面上，而是加一小勺猪油，回锅翻炒，啾溜一声，火旺烟腾，再端上桌，自然比旁人



鲜香满腔，食欲大开。冬日清晨，店里就我一个食客，闲着的店员来

的面香得多。在那个缺油水年代，享受这份“加料”待遇，真有点沾沾自喜。

最平常最温馨的“烟火气”，其实是在家中，有两个片段记忆犹新。读小学时，有位部队的张连长结束在学校任务归队，与爸爸道别。正值中午，家中只有挂面鸡蛋。猪油加酱油做汤，面出锅才发现热水瓶空了，“就用煮面的汤水，没事”，张连长的这句话，正是他平和、随性的表达，我记了50年。还有便是家庭成员生日。当年尚在乡下时，总是吃现轧的素面，越长越好，寓意吃长寿面。进城后买现做的面不便，外公一锤定音：“挂面也可，不必在意，人寿在天。”阖家围坐，炒几个家常菜，挂面照样吃得暖意浓浓。外公离世已近20年，他当年定的规矩一直没变，就如温暖的“烟火气”延续至今。



诗人善感。张九龄《感遇十二首》，寄意兰叶桂花，比拟鱼乐鸟栖，美人折，岁寒心、孤鸿哀音、凤凰竹花、经冬临风，都是真实、由衷的善感善思；浩思中夜，幽默卧卧，以物寓意，借物寄思，是完全的物我一体、物我双向的感遇。其七咏叹橘树，表达意志，非常冷静：“江南有丹橘，经冬犹绿林。岂伊地气暖？自有岁寒心。可以荐嘉客，奈何阻重深。运命唯所遇，循环不可寻。徒言树桃李，此木岂无阴？”

首句似乎平静叙述，仿佛与己无关，但却从心底释放出对丹橘经冬犹绿的钦敬，并推导了自身经历的同感，是一位成熟的思想者的自述。但凡成熟的思想者或者是有成就的创业者，都有经冬耐寒的经历。不练就斗霜雪求生存的素质，就熬不到春天。冷静，愈冷愈静，愈冷愈绿。由此及彼，由物及人、及事、及人生观、生存观。冬橘让人肃然起敬的真正原因是从丹红到绿林的坚守，是成长的历练与考验。诗人一生的轨迹显示其价值实现并不在功名成就的“丹红”，而是经冬之后的“绿林”，后世用人标准有“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？”就是最好的绿林效应。红火之后落叶寂寥，经冬之后保持绿林，是人生境界与成就的重要分野。企业家更是如此。上市红火，经冬绿林，红火是果实，绿林是根本，果实荐客，绿林传嗣，有绿林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果实累累。

绿林，并非本能、本领，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出自本心、岁寒之心。狂热心不是本心，是外物影响下的被动效应，是逆本之心。岁寒心是什么心？是内生的修养之心，是外物影响之后的主动调适之心。“岂伊地气暖，自有岁寒心”，完全道出了内心修养的真正功夫。人生起伏，遭遇挫败，能够冷静托底的就是本心，“岁寒心”。许多思想者和创业者最终导致失败的原因就是狂躁，求成求胜求功名，热切热望热情绪，没有冷静托底的本心，往往半途散场。

本心是支撑生命持续存在的核心动力，也是生命存在价值的根本体现。贤能的文化人士都主张报效国家，丹橘荐嘉客，就是报效价值，但是，“奈何阻重深”，报效价值实现不了怎么办？好的思想者和创业者决不埋怨，而是深刻地审视自己，为什么主张不受待见，哪里条件不充分，因何公众不认同，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共同组成报效条件，不能一厢情愿、一意孤行。“奈何阻重深”，不是叹息与放弃，而是内省之后的坚贞坚定，初心不改，本心不移。

“运命唯所遇，循环不可寻。”说的就是顺天应时。冷静因为本心，本心取向报效，报效必须顺应、坚定。经冬遇寒，经世遇阻，能否坚定？能否平静？能否顺应？是生存方式和成熟程度的衡准。解除遇阻的方式不是怨天尤人、自暴自弃，更不可违抗运命。明白时势事理，等待与追逐都不行，“顺应”才在循环之中，“放下”才能消除“阻重深”。

张九龄是诗人也是明白人，明白在失落之后的清醒与坚贞。明白在：既坚持人生的独立价值，又顺应入世的普遍法则；既承认外部客观条件，又强化自身内心养成。桃李春风，橘树经冬，各有各的活法，思想者和创业者既然认定了橘树，那就要有经冬冷静、保持本心、报效坚定、循环顺应的最基本素养。

附近村子里也种有一片橘林。春天嫩绿，阳光照射透视鲜明；初夏开花孕果，白花绿叶交互掩映；盛夏浓荫，三两鸡鸣歇息其下；秋天丹红一片，采摘、荐客、酿汁、晒制陈皮；冬天墨绿，白雪草顶更显精神。无论何种形态，都是橘树的价值实现，都是常绿常青的岁寒心。

循环犹可寻，放下是本心

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：《唐力行谈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》，我对这个题目颇感兴趣，就打开来细读。但文中对题目上强调的苏州评弹的社会学内容谈得不多，重点却在介绍作者父亲唐耿良的从艺经历。恰好我年轻时听过唐耿良的说话，老来读到有关他的文字，有如见到故人，也很感兴趣。

我的老家在浙东，那边流行越剧，弹唱艺术并不盛行。我接触到评弹说书，是在到复旦读书之后。我们宿舍里有位上海同学，热爱评弹，不但喜听，而且能够弹唱，课外活动时间，他从不到体育场去锻炼，却常请低年级同学中一二评弹喜爱者一起来弹唱。他们常唱的是蒋玉泉的蒋调《宝玉夜探》，听得熟悉了，我至今还能记得开头几句：“隆冬！寒露结成冰。乌洞洞的大观园里，冷清清！”大家还给这位同学取了个绰号，叫他“隆冬”，他也可奈何地接受了。

毕业后，我也曾到书场里去听过书。但那时听书的都是老年人多，青年人进去很不协调，再加上复旦离市区远，那时到市区去叫“进城”，进一次城不容易，所以听了两次书，也就无以为继了。后来听到唐耿良的说书，是在上海作家协会——那时叫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。大概是为了扩大作家的知识面，常有一些艺术交流活动。如观看戏剧演出，观摩内部电影，并请评弹说书演员到作协大厅

听书忆旧

吴中杰

演出。我那时还不是作协会员，但已开始报刊登发表文章，所以常被吸收参加上海作协的活动，包括开讨论会和看演出。评弹说书方面，记得看过余红仙、唐耿良的演出。那时他们都是刚出道不久的青年演员，能够紧跟形势，所以颇受上面器重。余红仙唱的是《蝶恋花——赠李淑一》，唐耿良说的也是一部新书，

根据当时一本新出版的小说改编的。他们嗓音好，表情丰富，很受欢迎。从唐力行的文章看，唐耿良的专长是说三国，可见他那时说新书，也是根据形势的需要而重新学习的，很不容易。但不知改革开放题材放宽之后，唐耿良在说三国之余，是否仍旧说些新书？说书人说好一部书，很不容易，有时用一辈子之力，只能说好一部书。如王少堂擅长说《水浒传》，外号叫王水浒，康国华擅长说《三国演义》，外号叫康三国。可惜还没有一位专说现代题材作品而出名的说书人。

现代题材作品并非没有可作说书材料者，只是要花大功夫而已。我有一位朋友，江苏无锡人士，地近苏州，从小受到民间艺术的熏染，喜爱评弹、说书艺术，除了欣赏之外，还能亲为表演。年轻时，我们一起在罗店，他还登台说过一部大书：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很受欢迎。只是他的主业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，未能多花时间在评弹、说书艺术上。但这至少启示了一条路子。现代题材的作品，只要说得好，照样可以受到群众的欢迎。



边看边聊

龙年新春佳节，我随团来到千岛湖。正月初七，我们来到啤酒小镇边的网红打卡点——灯塔。正好年初六下了一天的雨，把前几天的雾霾清洗一空，天空碧蓝，正是拍照的好日子。一行摄影爱好者纷纷拿起相机，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快门的咔嚓声。

千岛湖巧摄影

陈志勇

这样宽广的场面，用一张照片是难以充分表现的，于是我使用Raw格式进行了连拍，等回家

后再用电脑进行合成，效果果然很好：碧蓝的天空下，高耸的灯塔处于画面的中央，S形的廊桥蜿蜒曲折，几个游客正在拍摄，一只白色的游艇停在湖边，水中的倒影，宛如镜中。好一派新春祥和的新气象！

摄影